



專輯 【大唐三藏】

高山 斯仰

玄奘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
編輯組

玄奘大師杖策西行，留下了在莽蒼的大地中，背著竹架子蹣跚獨行的神貌，但實際上，大師煥發而弘廣的人生經驗裡，都不曾離開過人群，或王或民、或僧或俗，隨著大師放達的步履，迴盪出許多灑淚悲歎的生命互動。

亭亭獨秀

玄奘十歲左右，父母相繼去世。已出家的二哥長捷法師對他說：「你聰明早慧，可以傳授佛法教理，跟我到洛陽的淨土寺去學習佛法吧！」玄奘到了佛寺，早晚不懈怠地研讀經典。

三年後，朝廷有旨在洛陽選度二十七位僧人。當時有好幾百人報名。玄奘年紀小，沒有報名，只站在一旁觀看。

負責選拔的大臣鄭善果很能品鑒人才。他一見到玄奘，便暗暗稱奇，問：「你是誰家的孩子？」

玄奘回答了自己的家氏及姓名。

鄭善果：「你是不是也想出家？」

玄奘：「是的！但我才剛學佛法，道業微淺，沒敢報名。」

鄭善果：「你為什麼想出家？」

玄奘：「繼如來家業，宣揚佛法。」

鄭善果非常嘉許他宏大的志向，破格錄取。他告訴同事：「要找到會背誦經典的僧人容易，獨有風骨最是難得。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是『釋門偉器』。但我和各位恐怕都來不及見到他『翺翥雲霄，灑演甘露』的時候了。」

當時名僧集聚洛陽，玄奘和眾善知識學習。然而隋朝氣數將盡，天下沸

騰，洛陽城也動盪不安。十九歲的玄奘對兄長說：「現在兵荒馬亂，我們不該在這裡坐以待斃。」

打探到蜀地沒有戰事，僧人都往那兒去，兄弟倆就到蜀地跟隨各大德學習，幾年時間已能究通諸部。信眾稱讚兄弟二人：「懿業清規，芳聲雅質。」二人已成為當地名僧。

玄奘並不以此為滿足。聽說長安是國際大城，不少外國僧人在長安講學，就跟長捷說：「蜀地名僧都曾請示學習，各家學說也都瞭然在心，但心中還有不少疑惑未能融通，我想去長安請教外國高僧。」

長捷：「我們已經在這裡安身立命，這時重要的是貢獻所學，度化眾生，不該再四處奔波。」

雖然和兄長意見不和，但玄奘並不放棄他求法的意願。他離開兄長，和商人結伴渡江來到長安。但在遍訪長安城的高僧之後，仍無法解答他的疑惑。

聽聞印度那爛陀寺有位戒賢法師，是當代首屈一指的高僧。便從長安出發，開始他艱苦的西行求法之路。📍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冒風波於險途

玄奘號召了一隊西行取經僧侶，準備前進婆羅門國。由於當時政策嚴格禁止人民出境，申請不被准許。這群僧侶都打消念頭，只有玄奘不顧禁令，堅持西行，來到瓜州。在瓜州打探往西的路徑，大致是這樣：首先會遇到急流——瓠蘆河。河上便是玉門關。這是西行的必經之路。出了玉門關是五座守備嚴密的烽火臺，每座烽火臺相隔約一百里，中間沒有水草。五烽後是八百多里長的莫賀延磧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更不必提有什麼水草了。過了莫賀延磧，就能到達西域第一個國家——伊吾國。

玄奘有些發愁，來到彌勒寺中啟請，希望找到能領路的嚮導。當夜就在彌勒寺掛單。

隔天早晨有位叫達摩的胡僧，見到玄奘，忍不住「啊！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玄奘好奇地望向他。

達摩說：「我昨晚夢到一個人坐著蓮花往西方去。我正疑惑從沒見過這個人，沒想到就是您。」

玄奘心裡雖然高興這是西行的吉兆，但想到要西行必須偷渡，所以表情平靜地回答：「夢是虛幻的，不值得提起。」

玄奘走進大殿禮佛。有位胡人也來到寺中禮佛。這位胡人繞了玄奘三圈，玄奘覺得奇怪，問：「施主尊姓大名？」

胡人：「敝姓石，名槃陀。想請師父幫我授五戒。」

玄奘為他授了五戒。胡人歡喜辭別。不久又拿餅果來供養法師。玄奘看他身體健壯又很恭敬，就對他說：「我想西行求法，你能當嚮導嗎？」

石槃陀：「我可以送法師通過五烽臺。」

玄奘：「我們各自準備，明天日落後見。」

隔天晚上，玄奘帶著準備好的水糧及馬匹到約好的地點等待。卻看到石槃陀帶著一位騎著瘦老赤馬的老人同來。玄奘雖然明白西行多個人可以多些照應，但是帶個老人豈非多一分負擔？口裡雖不說，神情很高興。

石槃陀：「這位老先生來去伊吾國已三十多趟，非常熟悉路徑，所以我才請他一起來。」

看到法師的表情平和下來，老翁說：「西行的路非常險惡，途中有流沙、鬼魅及熱風。就算成群結隊前進都還會迷路，師父您單身前往實在太危

險。希望您能多考慮考慮，不要拿生命當兒戲。」

玄奘：「貧僧為求取大法發願西行。如果不到婆羅門國，絕不東歸。就算死在途中也絕不後悔。」

老翁：「既是如此，恕我不相陪。法師西行，可以乘坐這匹老馬。這馬往返伊吾已經十五次了，腳力強健而且識得路途。法師您所帶的馬年紀輕，無法走這麼遠的路。」

玄奘收下老馬。胡翁非常歡喜，禮敬法師後離開。

玄奘便和石槃陀趁夜出發。三更時分便遙見玉門關。不久來到瓠蘆河，河寬一丈多。石槃陀砍下樹木作橋梁，渡過了河川。

玄奘：「辛苦了！我們各自找地方休息吧！」

石槃陀就在離法師五十步左右的地方鋪好臥具。但不久卻拔刀站起，慢慢向法師走來。玄奘覺得這位新收的弟子不懷好意，就坐起來誦經並稱念觀音名號。石槃陀看到法師醒來，就往回走，躺下睡著了。

天快亮時，法師喚醒石槃陀，命令他去河邊取水。用過早齋，石槃陀說了：「前面的路程遙遠艱險又沒有水草，只有烽火臺下有水，必須趁夜去偷

水。但只要被烽火臺守衛發現就必死無疑。我們還是回去比較穩當。」

玄奘：「我已發願，不到婆羅門國絕不東歸。」

石槃陀拔出刀刃、張開弓箭，說：「請師父先走。」

玄奘看他懷好意，說：「還是你走在前面。」

石槃陀往前走了幾里停了下來，說：「我不能再往前去了。我家累繁重而國法嚴明，偷渡者只有死路一條。」

玄奘：「你的苦衷我明白，你自己回去吧！」

石槃陀：「師父您若是被捉到而供出我來，依國法我還是死路一條。」

玄奘發下重誓：「就算我會被千萬刀，身體碎裂成細微的灰塵，也決不會供出你來。」

石槃陀相信玄奘絕對會遵守不妄語戒，跪下來說：「感謝師父免我犯下殺人大罪。」

玄奘：「感謝你送我到達這裡，這匹年輕的馬送你！」

兩人分別後，玄奘騎著老馬，依著屍骨及馬糞等物的指引，繼續在沙漠中孤獨地前行。📍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杖策孤征

玄奘趁著夜色去第一烽火臺下取水。突然一箭飛來，差點射中膝蓋。不久又一箭射到身旁。玄奘知道已被發現，跟著烽臺守衛去見校尉王祥。

王祥命人點火，仔細看了看，問：「法師為什麼會來這裡？」

玄奘：「您知道有位京城來的僧人玄奘，想去婆羅門國求法這件事嗎？」

王祥：「我聽說玄奘法師已經東還了，怎麼會到這裡？」

玄奘拿出他的度牒。王祥相信了玄奘的身分，說：「西方路太艱險，您孤身一人無法到達。我現在也不定您偷渡的罪。我是敦煌人，想送法師到敦煌去。那裡有位張皎法師，是位高僧大德，見到您一定很歡喜，您就去那兒跟他學習吧！」

玄奘原以為會被就地處決，已做好為教捐軀的準備，不料王祥竟提出這樣的建議。但他還是秉持初衷，態度堅定地回答：「我是洛陽人，自幼向慕佛法，東西兩京及吳蜀名僧，我都曾跟隨他們學習，已能完全領會他們所傳的教義。如果我只是要豐厚的名聞及利養，留在京城難道會比敦煌差嗎？」

然而心中總是遺憾傳入中國的佛經

並不周全，在法義的理解上有所缺憾，因此不惜性命，不怕艱難危險，發誓往西方求取佛法。施主您不加勉勵，反而勸我退還，這是厭煩塵勞、共樹涅槃的善因緣嗎？假如您一定要拘留貧僧，願任由您刑罰。但是貧僧絕不東移一步，誓不改動我的初心。」

王祥聽了非常感動：「弟子非常幸運能遇到法師，怎敢不隨喜？法師您累了，請先休息！明早我親自送您出去，並告訴您西行的道路。」

說完，便叫人準備齋筵請法師，然後帶法師到整理好的房間去休息。

第二天用完早齋，王祥派人去盛水及準備乾糧，親自送玄奘走了十餘里路。手指前方說：「師父從這條路就可以直接到第四烽。第四烽的校尉也是有善心的佛弟子，是我的親戚，叫王伯隴。您跟他說是我介紹您來，他會願意幫忙的。」說完泣拜告別。

在王祥及王伯隴的幫助下，玄奘順利通過五烽臺。孤身走進了鳥獸無跡的「莫賀延磧」沙漠，繼續西行求法之路。📍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蔥山可轉志無移

玄奘西行來到高昌國，受到國王尊崇地禮遇。十多天後，玄奘想向高昌王辭行，還未開口，高昌王就說：「弟子想請法師留下，您應該不反對吧！」

玄奘：「感謝國王相留，但這違反我的初衷。」

高昌王：「弟子曾和先王到貴國遊歷，見過不少名僧，卻沒有一位讓我心儀仰慕。但弟子一聽到法師名號就手舞足蹈，身心歡喜。希望法師能留在本國受弟子終身供養，讓本國子民都成為您的弟子，並教授本國數千僧徒。弟子也會手執經典成為法師的聽眾。」

希望法師成全弟子心願，別再將西遊的事放在心上。」

玄奘：「貧僧感謝國王厚愛。但此行不為供養而來。只因本國經教有缺、法義不全，懷疑蘊惑沒能得到解答，所以不惜生命往西方求取中土所缺的經義。希望佛法甘露不只灑落西方，東方也能盡沾聖哲的微言大意。」

玄奘求法的心就像波崙問道及善財求友的心念一樣，只會一天比一天堅強，絕不半途而廢。希望國王收回您的心意，替國土之外的更多眾生著想。」

高昌王：「弟子崇敬法師，決心將

法師留在本國供養。就算高峻的蔥山能被轉動，我的心意決不會有任何動搖。希望您不要懷疑弟子的誠意。」

玄奘：「國王待我一片深心，難道需要您多次提醒才明白嗎？但玄奘為了求法而西行，尚未求到法義，不能中途停止，只能懇辭國王的厚愛，希望國王體諒。」

國王您因生生世世修善業，所以今世能貴為人主，不但國內蒼生仰望依賴您，就是佛法也靠您弘傳。您應該幫助我完成弘傳佛法的心願，難道您還反過來障礙我嗎？」

高昌王：「弟子不敢障礙。只因為國無導師，所以委屈法師您留下來指引敝國愚昧迷惘的眾生。」

玄奘：「多謝國王厚愛，然而貧僧一定要去婆羅門國取經。」

這時國王失去耐心了，生氣地捲起袖子，抬高聲調：「在這個國家我有處分權，您以為您能自在地離開嗎？您只能選擇留下或被送回中國。請您好好想一想，還是聽我的比較好。」

玄奘：「玄奘為求大法而來，現在遇到障礙，只能身骨被留下，我的識神您未必留得住！」愈說聲音愈哽咽，再



也說不出話來。

國王不理他，只是增加供養，每日由國王親自捧著餐盤前去供養玄奘。

玄奘遭到阻留，以絕食表明心志。他端正盤坐，一連三天不進任何水漿。

到第四天，國王發現玄奘已奄奄一息，心裡感到慚愧、恐懼。便頂禮法師，並說：「任由法師您西行，不再阻礙，只請您早點飲食。」

玄奘擔心國王變卦，便說：「請國王指日發誓。」

高昌王：「如果必須這樣，我們就到佛前去吧！」

於是—起到道場禮佛。國母張太妃也在旁觀看。

高昌王：「寡人希望和法師約為兄弟，任由法師西行求法，絕不障礙。只是請法師東還時，能回敝國讓弟子供養三年。」

如果法師成佛時，希望弟子就像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，做法師的外護檀越。先請法師在敝國停留一個月講經說法，我為法師準備西行需要的行裝。」

玄奘：「國王誠意殷切，玄奘歡喜接受。」

國母：「我非常歡喜！希望能跟法師成為法門眷屬，代代都能相互度化對方。」

此時，玄奘才開始飲食。

兩天後，國王設立可容三百人的大帳請玄奘開講。王妃及各大臣都排班聽講。國王親自拿著香鑪在前迎引。又低身下跪充當法師昇座時的跨腳蹬。每天都如此。講經結束後，度了四位沙彌來服侍玄奘。

一個月後，國王準備了衣物、人力、馬匹及玄奘二十年間所需的黃金及銀錢。又寫了二十四封書給玄奘西行經過的二十四個國家的國王，請他們給予協助。

玄奘既感動又慚愧，便寫封信來答謝國王比蔥山還高的恩情。

國王收到信後說：「我們是兄弟，本該共同擁有國家的資產，又何必道謝？」

玄奘出發那天，國王、大臣及百姓都一起送到城西。國王抱著法師大哭，一旁送行的人都落下淚來。四周環繞著離別傷感的悲聲，久久不散……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臨大難而節逾高

玄奘已進入印度境內，和同伴八十多人乘船走水路繼續往那爛陀寺前進。

突然一陣鼓聲，跟著十多條賊船竄出。這隊盜匪信奉突伽天神。他們相信每年只要殺取像貌端正的人質來獻祭天神，就能得到神的賜福。

見到玄奘儀容偉麗，高興地說：「祭神的時間快過了，這個沙門形貌瀟灑，殺來祭祀最合適。」

玄奘回答：「並不是不捨得拿我穢陋的身軀來當祭品，只是我為了求取經書及法義才遠來印度，現在心願還未完成，殺我恐怕不吉利。」

賊人不理他，立刻動手設立祭壇，並派兩人拔刀牽法師上祭壇。玄奘知道在劫難逃，平靜地說：「請給我一點時間，不要逼惱，讓我安心歡喜地自行取滅。」法師發願：「願往生彌勒淨土修學《瑜伽師地論》。學成後願下生來教化這群盜匪修習善行，捨棄惡業。也願普宣佛法讓眾生同得法益。」

發完願後禮拜十方佛，然後專心靜坐，完全忘了身在壇上。

突然間風雲變色。先是浪潮高漲，翻覆船隻；接著黑風吹起，折樹飛沙。賊人驚恐異常，問：「這位沙門是哪裡

來？叫什麼名字？」

同伴答：「他從中國來這裡求法。殺了他，會得無量罪。現在這種異常情況，正是天神震怒。你們趕快懺悔！」

賊人趕緊向玄奘懺悔謝罪並頂禮歸依。然而法師已入定，對外境渾然不知。有位盜賊輕輕用手觸了法師一下。玄奘張開眼，問：「祭祀時間到了嗎？」

賊人：「我們不敢傷害法師，希望法師接受我們的懺悔。」

玄奘接受了，為他們開示：「殺人、偷盜及邪惡的祭祀等不善業，未來當受無量苦。為何要在電光朝露般短暫的一生中，種下阿僧祇劫長時間的苦種？」

賊人叩頭道謝：「我們因妄想顛倒犯了許多過錯。如果不是遇到師父您的福德崇高，感動天神護佑，怎能聽到這番教誨呢？從今起我們不再做惡，請師父為我們做個證明。」

盜賊將搶劫用的刀具投入水中，將搶來的財物歸還主人，並且請玄奘為他們授五戒。這時天候回復平靜，賊人歡喜頂禮辭別。📍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繼聖達而為心

終於來到那爛陀寺，玄奘膝行肘步，鳴足頂禮，問訊讚歎地去參見戒賢法師。

戒賢問：「法師從何處來？」

玄奘答：「從中國來，想跟師父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。」

戒賢一聽，竟然哭出聲來，大家都非常錯愕。

戒賢邊哭泣邊呼喚他的姪子覺賢法師：「你跟大家說說，我三年前的病惱因緣。」

覺賢也在哭泣，聽到法師呼喚，邊擦淚邊說：「和尚當年患病，每次發病，手腳就像火燒刀刺般痛苦，已折磨和尚二十多年。三年前病痛加深，和尚厭惡身軀，開始絕食。」

夜裡夢見菩薩來對他說：「你想捨棄這個色身嗎？經上說：『就算身有苦也不能隨意厭離身軀。』你過去世是國王，傷害不少生命，因此招來惡報。現在應該觀察、反省，至誠懺悔，怎麼能夠自盡呢？」

你要顯揚正法，將佛法普遍傳揚，罪業自然消滅，身體就會得到安穩。現在有位中國法師為了融通大法想跟你學習，已在路上，三年左右就會到達。你

要將《瑜伽師地論》傳授給他，讓他把佛法流傳到中國。」

戒賢聽了，禮拜菩薩，懇切地回答：『一定遵從菩薩教誨。』說完，菩薩就不見了。和尚病痛從此痊癒。」

玄奘聽了悲喜交加，立即禮謝和尚：「倘若真如和尚所述，玄奘一定盡力聽講及學習，願和尚慈悲攝受教誨。」

戒賢又問：「法師一路走了幾年？」

玄奘：「三年。」

戒賢：「跟我當年夢境符合，真令我歡喜！」

玄奘從早到晚不懈怠地學習。倏忽五年過去，玄奘已盡得戒賢真傳。聽說印度南方有與戒賢齊名的高僧，於是暫別那爛陀寺，往南禮拜聖跡，向高僧參學請益。

又是五年過去。一夜夢到那爛陀寺化為廢墟。心急的玄奘立即回寺。

戒賢見他回來十分高興，派了工作給他：「你為大眾開講《攝大乘論》及《唯識抉擇論》。」

玄奘準備一些時日後就登台開講。玄奘融通諸法，說法精妙，前來聽講的信眾日益增多，聲譽日盛。



不久那爛陀寺收到戒日王的信，要他們選出四位大德和烏荼國信仰小乘佛法的般若邈多論辯。戒賢招來眾弟子，選出海慧、智光、師子光及玄奘四人去參加論辯。被選上的海慧等人聽說般若邈多是南印度王的灌頂師，非常憂慮。

玄奘勸慰大家：「玄奘在本國及西行路上已遍學小乘諸部三藏，深知小乘教旨不可能破大乘義。」

玄奘雖然學淺智微，但有信心和他們在台上論辯，請大家不用煩憂。如果玄奘有負所託，那是中國僧個人的失誤，並不會影響那爛陀寺的聲譽。」

玄奘周詳的計畫讓大家鬆了口氣。

幾天後戒日王又有信來：「請大德先不要出發，等我的通知再前往。」

玄奘就有較充裕的時間詳細閱讀般若邈多所寫的《破大乘義》。完全明白書中意旨後，用大乘教義寫了《破惡見論》來破斥《破大乘義》荒謬的章節。

寫完後將書呈給戒賢法師並向徒眾宣示，大家都讚賞：「用《破惡見論》來論辯，有哪個外道能不被攻破呢？」

這時玄奘認為即使他不參加論辯也穩操勝算，決心返國。開始收拾佛經、佛像等物。許多大德勸他留下，但玄奘意志堅定。大家看勸不動，就到戒賢法師那裡說明他們想挽留玄奘的心意。

戒賢找來玄奘，問：「法師意思如何？」。

玄奘：「這裡是佛陀出生的地方，玄奘並非不留戀。但我為求大法廣利群生而來。承蒙師父為我講說《瑜伽師地論》，破除我心中許多疑網。我也四處禮見聖跡，聽聞佛法甚深意旨，當真不虛此行。」

我願將所學帶回國內，讓有緣的僧徒大眾都能同霑法益。就如師父所教：『法貴流通，豈期獨善？』將佛法帶回中國是我用來回報師恩的方法，因此不願再停留。」

戒賢很歡喜地說：「這是菩薩的願心。我對你的期望也正是如此。」

又對眾人說：「就任由玄奘收拾行裝，大家不須留他。」說完，便直接回房去。

玄奘感謝戒賢師父的體諒。在他的心中，師父不僅是傳授法義的善知識，更是懂他心事如父親般的人物。🏠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偃異學之高轡

當玄奘全力準備和般若瓠多的辯論時，有位順世外道選在此時前來那爛陀寺挑戰。外道將四十條法義掛在寺門上，揚言：「有人能破其中一條，我就斬首相謝。」

三天後，玄奘派人將「四十條」從門上扯下來，然後走出門外，當著外道的面將那「四十條」撕碎，又扔到地上用力踐踏。

外道生氣地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玄奘：「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。」這名字如雷貫耳，外道楞住了。玄奘：「你進來，我跟你辯論，請戒賢法師及其他大德當證人。」

玄奘先發制人：「你們這些外道，有的用灰塵塗抹全身，就像成天躲在地窖的狸貓一樣白；有些把拔髮當作修行，皮膚乾裂像棵枯樹；有些把髒骨當花鬘掛在頭頸上，看來就像藥叉一般；還有些外道吃糞便，身上的味道比豬還臭。你們外道把這些當作修行，不是太愚昧了嗎？」

玄奘接著舉出「四十條」的缺失。外道無法應答。最後開口說：「我輸了，就依照先前的約定吧！」

玄奘：「我們佛教徒不殺生。我要

你當我的僕從，聽從我的教化。」外道恭敬地答應，就到房裡準備聽從指示。

旁觀的人都來道賀。不過此時玄奘心中只記掛著和般若瓠多的辯論。

玄奘進了房間，拿著般若瓠多所著的《破大乘義》，問外道：「你曾聽講過這本書嗎？」

外道：「聽過五遍。」

玄奘：「那你講一遍給我聽。」

外道：「我是奴隸，怎能講法給主人聽？」

玄奘：「這是他派學說，我沒見過，你盡量說不要緊。」

外道：「既然這樣，那麼等晚上我再說，免得外人聽說您跟著奴隸學法，有損您的名聲。」

等到夜晚，外道為玄奘講說《破大乘義》。玄奘因此掌握其義，寫成了《破惡見論》一千六百頌。

玄奘對外道說：「這陣子委屈你當奴隸，你對佛法不敬，所受的責罰已經足夠。現在起，你自由了。」

外道重獲自由，非常歡喜。他辭別玄奘，離開了那爛陀寺。📍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揚大乘於五印

正當玄奘收拾行裝，準備返國時，鳩摩羅王突然派使臣來邀請玄奘，還揚言：「如果不把玄奘送來，就將那爛陀寺踏為灰塵。」住持戒賢法師只好讓玄奘跟著使者去見國王。國王見到玄奘非常歡喜，每天都和玄奘談論佛法。

一個多月後，有使者向戒日王報告：「玄奘在鳩摩羅王那裡。」

戒日王便派出使臣：「去鳩摩羅王那裡，請他立刻把玄奘送來。」

鳩摩羅王敬重法師，愛戀不能捨離，跟使者說：「我頭可得，法師不可能來。」

戒日王聽了使者的回報非常生氣，交待使臣：「去跟鳩摩羅王說：『你說你頭可得。』現在把頭交給使者帶來。」

鳩摩羅王後悔失言。整頓好象軍二萬，帶著玄奘乘船渡河往戒日王的駐地。先在北岸將法師安頓好，然後帶著大臣到南岸參見戒日王。戒日王見到鳩摩羅王親自前來，並未責備他先前無禮的言辭，只問：「中國高僧呢？」

鳩摩羅王：「在我的行宮。」

戒日王：「為何沒來？」

鳩摩羅王：「大王欽重大德，向慕佛道，怎麼能叫法師主動前來參見

呢？」

戒日王：「沒錯。你先回去，我明天自己去拜見法師。」

鳩摩羅王回去後，對玄奘說：「大王雖說明天來，但很可能今晚就來。請準備等候。大王來時，您不用動，我去迎接即可。」

玄奘：「依照佛理，本該如此。」

當晚一更左右，戒日王果然等不及就先來了。問了中國的情形，與玄奘相談甚歡。

戒日王：「法師您休息吧！我先回去。明天派人來迎接法師，希望法師不要害怕路途勞苦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戒日王派使臣來迎接。玄奘和鳩摩羅王一同前往。戒日王問：「聽說法師作了本《破惡見論》，在哪裡呢？」

玄奘：「在這裡。」說著便拿來給戒日王觀看。

戒日王看後十分讚嘆，請玄奘講經說法。玄奘深刻的學養，精采的解說，讓國王身邊的小乘佛教徒都改信了大乘佛教。

戒日王起了個念頭，他對玄奘說：「法師您的見解非常精妙，弟子及這裡

的法師都非常信服。但其他國家的小乘及外道等恐怕還執守愚迷。希望法師能在我國的首都——曲女城——召開講經及辯論大會，向五印度沙門、婆羅門、外道等傳佈大乘微妙的道理，斷絕他們毀謗大乘的念頭。這豈不是件大功德嗎？」

玄奘明白，如此一來，自己必須孤身負起那爛陀寺的聲譽，甚且一肩扛起大乘佛法的興衰。但玄奘沒有退縮，他以佛法為己任，將個人死生及名聲置之度外，接受了戒日王的提議。

戒日王頒布命令，通知當時五印度的宗教人士到曲女城來參與辯經大會。當時有大小乘僧三千餘人、婆羅門及外道二千餘人、那爛陀寺千餘僧等，齊聚一堂，都是博學多聞、善於論辯的一時之選。此外五印度的十八位國王，也都帶著大臣赴此盛會。

玄奘乘坐大象進入會場。戒日王親自鋪設寶床，請玄奘上座，擔任論主。先由那爛陀寺明賢法師向大眾讀誦《破惡見論》，又另外抄寫一本懸掛在會場門外，供大眾閱覽。依慣例，玄奘先上台講經說法，然後等人上台辯論。玄奘立下約定：「如果我的論點中有一個字沒有道理，有人能破斥我的論點，將斷

首相謝。」

玄奘以他廣闊的氣度、深刻的佛學修為、精熟的辯論技法，折服了眾人。一連十八天，沒人敢上台跟玄奘辯論。戒日王宣布玄奘為勝方。散會之前，玄奘大力稱揚大乘佛法，盛讚佛陀功德，讓無量人離邪入正，棄小乘歸大乘。

依據習俗，辯論的勝方要乘坐在裝飾華麗的大象上，由大臣陪伴，在街上巡遊。但玄奘謙辭，沒有坐上象背。戒日王便讓人舉著玄奘法師的袈裟並高唱：「這個袈裟的主人——中國法師，以大乘佛法教義破斥異教見解，十八天來沒人敢和他論辯，現在公告讓大家明白。」

象隊在印度境內四處遊行。大眾燒香、散花禮敬供養。玄奘的盛名遠播五印度。大眾為法師立號，大乘佛教的教徒尊稱他為「大乘天」；小乘佛教的教徒尊稱他為「解脫天」。

但玄奘並未因勝利而忘記前來印度的初衷。他辭別了國王及大眾，帶著收集好的佛經、佛像，踏上歸鄉之路。📍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法鼓振於三千

貞觀十九年，玄奘回到中國，帶著幾車的經典，在房玄齡的帶領下到東都洛陽初次晉見唐太宗。皇帝在儀鸞殿接見他。

帝：「法師您行前怎麼沒先向朕報告？為什麼私自出關？」

師：「玄奘當時曾再三表奏，只是我誠意微薄、願力太淺，沒能獲得允許。然而實在太嚮慕道法，因此私自出關。沒有遵守國法，讓我深感慚愧、恐懼。」

帝：「法師您既然已經出家，就和一般俗人不同。您為了惠利蒼生而捨下生命，朕非常嘉許，您不用再為這事感到慚愧。但是這中間山川阻隔、道路遙遠，各地風俗不同、信仰各異，法師是怎麼到達的呢？」

師：「皇上您仁風四披，聖威遠振，憑藉您的天威，往還路途並沒有遇到什麼障礙。」

帝：「這是法師您長者的言論，朕怎敢當？法師談談西行路上見到的奇風異俗吧！」

玄奘條理分明地敘述著，皇帝聽得津津有味。

帝：「朕觀察法師很適合處理政

事，您就還俗來朕身邊做事吧！」

師：「玄奘從小就出家學習佛法，不懂儒家治國之道。如果還俗，就像把能在水中度人的舟船，放在陸地上一樣，不僅不能發揮任何功用，還會日益腐爛。玄奘希望能一生遵行佛道來報答國恩。」

玄奘一再推辭，皇帝也不再勉強。這時皇帝征伐遼東的時刻將近，又覺意猶未盡，就說：「時間太短，未能盡意，法師您也一起東行，朕就能在指麾之外的時間跟您敘談，如何？」

師：「這陣子都在趕路，身體有點不舒服，恐怕沒辦法陪同。」

帝：「法師您能孤身通過遙遠的西域，現在這點路途對法師來說不過一小步，就不要推辭了吧！」

師：「皇上的仁義之師，必定勢如破竹。玄奘自認對行陣沒有任何幫助，徒然浪費國家軍費。而且戒律規定僧人不能觀看兵戎戰鬥，玄奘不敢不奉行佛陀的教誨。望皇上體諒。」

帝：「既是佛戒，就不勉強了。」

師：「玄奘從西域帶回六百多部的經書，一個字都還沒開始翻譯，高山少林寺環境清幽，又是後魏菩提留支三藏



譯經的地方，希望能在那兒設譯場，翻譯佛經。」

帝：「不用到嵩山去。朕曾為穆太后在長安建了弘福寺，寺中的禪院很安靜，法師就在那兒設譯場吧！」

師：「長安百姓對從西方來的法師感到好奇，怕會形成觀看的人牆，妨礙寺中僧人修行，希望皇上能派人守門，來預防我犯過。」

皇帝聽了很高興地說：「您真是位用功的修行人，我會做好安排。您先在這裡休息幾天再到弘福寺去安置吧！」

玄奘告退，到弘福寺積極從事譯經工作。

貞觀二十二年六月，皇駕在玉華宮避暑，敕追法師赴宮。玄奘出發後，一路常有使者前來，說：「皇上請法師緩緩前進，不用趕路勞損身體。」

等玄奘到了玉華宮，皇上一見到他就非常歡喜。問：「法師最近翻譯什麼經典？」

師：「已譯完《瑜伽師地論》一百卷。」

帝：「這部論很大，是哪位聖人所說？闡述什麼樣的義理？」

師：「這部論是彌勒菩薩所說。闡明十七地義。」

帝：「什麼是十七地？」

法師說明完十七地又列舉綱目，陳述大意。皇帝聽得入迷，玄奘退下後，立刻派人去京城取《瑜伽師地論》來詳細閱讀。

看完後對近侍說：「朕閱覽佛經感到像瞻天望海般莫測高深。法師能在西域取回這樣深的佛法，真不容易啊！朕以前忙於軍務不曾接觸佛教，觀看此論才知佛法宗源杳曠，望不見邊際！」

皇帝回洛陽後，又召玄奘來，賜納袈裟一領及剃刀一口。皇帝問玄奘：「朕年少時都忙於兵事，天下平定後又東征遼東，櫛沐風霜。近來氣力頗不如往昔，感到生命在消逝中，想要建樹功德，做什麼最有饒益？」

師：「眾生常處無明，因智慧未開啟。智慧的種苗靠佛法資長，而法靠人來弘傳，所以度僧功德最大。」

皇帝心開意解，下令度僧尼，全國共度了一萬八千五百多人。

自隋朝末年日漸凋零的佛教，有了這些人才的加入，變得興旺蓬勃，寫下了中國佛教史上燦爛輝煌的一頁。☞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



傳燈斯在

貞觀二十年，玄奘受邀來到鄂國公府上。鄂國公喚其子窺基來拜見法師。玄奘一見窺基，心想：「如果教授這孩子一乘奧義，依他的聰明才智，一定能使佛法廣布，流行不竭。」於是請求鄂國公：「讓這孩子跟貧僧出家如何？」

鄂國公：「這孩子脾氣悍暴，恐怕無法接受法師訓示。」

玄奘：「這孩子氣度恢宏，如果不是將軍，也無法生出這樣具大將之風的人才。但如果不是貧僧，恐怕也沒人識得他的才具。」

鄂國公：「能受法師賞識，是這孩子造化。」

窺基：「我不！」

鄂國公：「法師是千年難遇的明師。他願意栽培你，是求之不得！」

窺基大聲地說：「答應我三件事我才願出家。一：不斷情欲；二：不戒葷血食；三：不守『過午不食』戒。」

玄奘看出他深藏的佛性，爽快地回答：「可以！」

這個回答大出窺基的意料，怎奈話已出口。年僅十七歲的窺基就跟隨著玄奘在大慈恩寺出家。

窺基初入寺時，行徑受眾人側目，

大家都不解為何玄奘一定要度他出家。但窺基一日日深入經藏，也日益明白戒律的重要，便收攝身心，每日誦讀菩薩戒，嚴謹持守戒律。眾人這才明白玄奘的苦心。

玄奘十分器重窺基，教他梵語並要他加入譯經工作。

玄奘指導窺基譯《成唯識論》時，要求窺基邊譯邊為經傳作疏解，並在譯完後為大眾開講唯識學。當時西明寺有位測法師賄賂看門的人，躲在譯場偷聽。聽了幾天，自認已疏通論旨，就在西明寺開講。

窺基見他先開講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玄奘為他打氣：「測法師並未通達因明，能力並不足以弘演唯識。你不要因為他先開講就感到氣餒。」玄奘便為窺基講授陳那法師的因明理論，窺基的佛學造詣因此更加精深。

玄奘晚年到玉華寺譯經，窺基便跟隨前往。麟德元年，玄奘圓寂後，譯經事業中止。窺基於是重回大慈恩寺，辛勤著述與弘法，傳揚唯識要義，不負玄奘所望。📖

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、《續高僧傳》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《宋高僧傳卷第四》